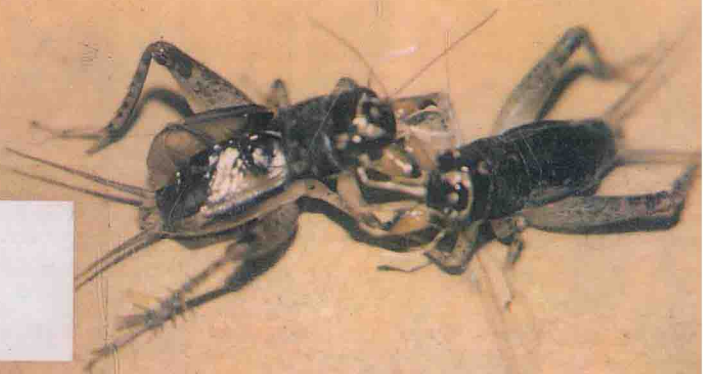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蟋蟀情趣

阎诚骏 著



苏州大学出版社

# 蟋蟀情趣

阎诚骏 著

苏州大学出版社

1993年·苏州

(苏)新登字第 015 号

## 蟋 蟀 情 趣

阎诚骏 著

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镇江前进印刷厂印刷

(地址:镇江市迎江路 43 号 邮编:212002)

开本 787×1092 1/36 印张 4.5 插页 8 字数 66 千字

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 册

ISBN 7—81037—037—5/K·2 定价:7.50 元

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,可向承印厂调换

## 序

每到深秋，嚒嚒的蟋蟀声总是把我带进孩提时的那一幕幕：常在半夜，轻手蹑脚，带着电筒，偷偷溜出家门，去那蔓草和石堆处，循声翻石。要是偶而捉到一只叫得出名堂来的好虫，那就高兴得什么似的，让人好一阵兴奋。

斗蟋蟀，不仅是平民百姓的娱乐，也是宰相皇帝的娱乐。原来娱乐和爱好本是不分阶级、不分大小的。只是统治者玩物丧志，和小人物不一样，于是乎，贾似道、宣德皇帝酷嗜秋虫误国误政，便成了自古以来人们的骂柄。

其实，玩物未必丧志，这就看你怎样对待了。千百年来，有关秋虫的选择、饲养、打斗早已成了一种别饶情趣的文化，又何况

自《诗经》以来蟋蟀已早就入于诗、入于词、入于文，成了文人墨客抒情咏志的一种兴托。所以，从积极方面看，玩物可以增智，可以怡情，可以提高精神文明。

近年来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养斗蟋蟀、研究蟋蟀文化，重又成为一种新的特色节令的文化活动，或竟称为新的时髦。一时间，书店里有关蟋蟀的书籍纷纷上架，销路看好。我友阎诚骏先生的这本《蟋蟀情趣》，就是应苏州大学出版社的邀约而推出的。

眼下出版的各种蟋蟀古谱与秋虫新作犹如雨后春笋，使人目不暇接，可是阎诚骏的这部撰述却又别开生面：集文化、娱乐于一编，以吴文化为依托，这就在林立的秋虫谱中出一新招、补一冷缺，意义就不一般了。

诚骏兄和我交往有年。他为人温文儒雅，谈笑风生，平时只要座中有他，便顿觉生动闹猛。由于多年来的文士生涯，炼句功深，所以出之于他笔底的这本新著读来自然别饶情趣，非但深得我心，亦且深得吴地

乡土父老之心，乃至普天下爱好蟋蟀养斗和秋虫爱好者之心，这是可以拭目以待的。

近来获知他的这本书稿付梓在即，嘱为弁言。虽说日来杂事纷繁，文稿山积，可是出于我们的友谊，又想到此书在文化积累上的意义，遂不辞固陋，勉为其难，成此小序。序成自视，不知所云。佛头着粪之讥，知所难免，谁叫你是他的朋友，且又被他点中秋香呢？

洪丕谟于沪西百尺楼

1993年6月20日

# 目 录

序 ..... 洪丕谟 (1)

第一章 雅俗共赏话蟋蟀..... (1)

- 1、小小蟋蟀是非多
- 2、史籍说蟋蟀
- 3、诗文咏蟋蟀

第二章 蟋蟀的种类与特性..... (24)

- 1、蟋蟀谱系简说
- 2、蟋蟀的常规分类
- 3、六色虫说
- 4、蟋蟀的特性

第三章 蟋蟀的鉴别与选择..... (51)

- 1、虫相说
- 2、蟋蟀的品级
- 3、异虫、热虫、冷虫说

4、蟋蟀的捕捉

5、蟋蟀的买卖

#### 第四章 蟋蟀的饲养..... (83)

1、蟋蟀盆和水盂、过笼

2、不同时令的饲养

3、三尾养配说

4、蟋蟀的繁殖

5、虫病防治

#### 第五章 蟋蟀的格斗..... (106)

1、蟋蟀格斗杂说

2、选斗

3、比笼形

4、茭草的使用

5、蟋蟀的斗夹类型

6、格斗后的调养

#### 附录 历代蟋蟀文献选辑..... (135)

1、《促织论》

2、《畜促织》

3、《促织志》

4、《蟋蟀》

5、《金子富狂斗蟋蟀》

#### 后记..... (165)



# 第一章 雅俗共赏话蟋蟀

## 1、小小蟋蟀是非多

蟋蟀是一种善鸣能斗的昆虫。自古以来，从皇帝后妃到王公大臣，从文人雅士到市井小民，都把它当作玩物，嬉戏娱乐，历年不衰。养、斗蟋蟀的用具，成为陶瓷、竹木雕刻等工艺业中的一类专门产品，是我国传统工艺品中颇有特色的一个部分。许多人以蟋蟀为题材，著书立说，吟诗填词，撰文作赋。所有这些，形成了今人所谓的“蟋蟀文化”。

养蟋斗蟋以其独特的魅力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。

1981年10月，上海电视台播放了蟋蟀格斗的趣味影视，引起蟋蟀玩家的注目

和男女老少的兴趣，一时成为里巷百姓饭后谈资。

1985年1月18日，上海的《新民晚报》报道，我国第一个“中华蟋蟀协会”已于该月初在天津成立。该协会负责人说，要把斗蟋蟀引向健康的方向，要为丰富人民业余生活，为创收外汇作出贡献。

1985年10月13日《新民晚报》又报道，12日下午，上海市几十位科学工作者在科学会堂斗蟋蟀。几十位观众听完蟋蟀生态、形态、习性等方面的科学介绍，通过投影屏幕观看这场由市动物协会组织的小型蟋蟀格斗赛。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同仁在会上表示，要将蟋蟀列入昆虫拍摄计划。

1989年10月，上海蟋蟀研究会举办了空前规模的蟋蟀大赛，京、津、杭乃至苏南、苏北与齐鲁大地都有人应邀到上海参加比赛，其盛况轰动海内外，国内外许多新闻机构都派员报道了此情此景。日本的共同新闻通讯社和NHK广播协会闻讯迅速派记者赶到比赛场地录下实况，回国后，向日本人民播放了全过程。

可是，这仅仅是事物的一个方面。另一方面，小小蟋蟀引起的波澜也把人们折腾得伤透脑筋。

《新民晚报》1985年9月8日报道，黄浦区黄陂北路江阴路口的“蟋蟀市场”，经常每天有二三百人聚集一起，高价买卖蟋蟀，牟取私利。一只蟋蟀，售价从5角到6角至10多元不等。有的人利用斗蟋蟀进行赌博，每次赌注高达几十元。5日下午，黄浦区工商局、公安分局等单位在市公安局治安队的配合下，取缔了黄陂北路江阴路口的非法蟋蟀市场。

1986年9月11日，《新民晚报》又报道，上海市西康路桥南堍也冒出一个蟋蟀“市场”。一些人在此搞非法买卖，赌博牟利，打架斗殴，搅得周围居民、商店、工厂不得安宁，广大群众认为，这种扰乱社会治安的“市场”不应继续存在下去了。

外国记者也敏感地嗅到了这一点。1988年，美国《波士顿环球报》记者阿什伯洛克在《中国时报》上看到一则题为“上海禁止斗蟋蟀”的新闻，竟然兴致勃勃地在他

下榻的宾馆花园里捉了两只蟋蟀，在房间里让它们斗了一场，又是拍照片，又是写文章，然后发往国内。

1988年11月，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记者伊格内修斯也向海外发了一篇题为《在上海，人们用蟋蟀聚赌成风》的报道。

由此可见，上海的蟋蟀赌博已闹到何等地步。

区区蟋蟀，竟然搅得人们神魂颠倒。一方面是视之如珍宝，老老少少以之陶冶情趣；另一方面是把它当作赌具，不法之徒以之谋取财物。很多善良的老百姓把蟋蟀赏玩看做祸水。“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”，害得蟋蟀爱好者们唉声叹气。

其实，把蟋蟀当作赌具而呼朋引类、斗殴滋事者自古即有之。据清人诸联《明斋小识》记载：

“蟋蟀戏，由来已久，金盆玉笼，聊寄闲情云尔。自以财帛角胜负，而网利之徒，设阱以诱，则戏而为博也。其间妓舸填集，数可盈千，角口挥拳，无分宵昼。凡酒食所需，靡不有，靡不价至

于倍。是中豪华公子，富商奸吏，惰农恶棍，宵人巨盗，流丐庸奴，羸杂而莫辨。盖因地列水滢，苏松交界，于藏奸最宜。又值催科之候，县官无暇什及，下此丞尉，皆已受贿，故得肆无顾忌，纠党横行，某柜某庄，煌然揭出。国法人情，渐然殆尽。局中抛掷金钱，可亿万计矣，人之身家性命，倾倒者又不知几许矣。可哀也夫。

由此可见，赏玩蟋蟀本来仅是聊寄闲情，可是，网利之徒一旦以之角胜负，赏玩则变成了赌博，给社会带来的祸患是很严重的！根据现实情形，公安部门取缔那些非法的蟋蟀市场，惩罚行赌者，确实是顺乎民意而理所当然的。

近年来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经济发展，国泰民安，人们进一步需要精神生活的愉悦。而从海外的情形来看，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蟋蟀热历年不衰，因而蟋蟀以及与蟋蟀相关的用具、书刊的出口创汇亦成了外贸部门关注的项目。据山东《大众日报》报道，山东宁津一带出产的蟋蟀因牙坚、个大、腿长，格斗咬法全面，骁勇善战，

而在国内外斗蟋大赛中多次夺冠称雄。一只上好的蟋蟀价值 500 至 600 元乃至数千元不等,成为当地农民“无本万利”的致富门路。为此,宁津县委、县政府重新审视蟋蟀资源开发上的是与非。他们认为,只要不用养蟋斗蟋做赌博,就是一种富有高尚情趣的娱乐活动。当地的蟋蟀野生野长,开发利用既无养种之劳,又无争地之忧,群众增加了收入,国家增加了税利。于是,他们制定了研究、保护开发蟋蟀的规定,每年举办一次蟋蟀节,并以此为媒介,广招中外客商,从而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。

由此,我们不难看出,对养蟋斗蟋,单纯地禁与堵是无济于事的;对之弃之如草芥,亦不免简单粗暴,两者都失之偏颇。关键在于积极引导,使之向健康方向发展,则斗蟋养蟋不失为丰富群众生活与利国利民之举。

## 2、史籍说蟋蟀

关于中国人对蟋蟀的认识和赏玩,可

以追溯到远古时代。

就以秋天的“秋”字来说，在甲骨文中有如一只蟋蟀形。虫以鸣秋，我们的远祖早在数千年前就借蟋蟀来表达“秋天”的概念，可以见出对于蟋蟀的认识之早。

《日下旧闻考》“物产”篇记载：“考‘促织’，《尔雅》曰‘鞫(hàn)’、‘天鸡’。李巡曰‘酸鸡’。郭璞曰‘莎鸡’，一曰‘樗(chū)鸡’。《方言》：‘蛆蚘’，一曰‘蜻蛉’”。这里所说的种种称谓，其实都是蟋蟀的别名。

“蟋蟀”这个名称最早见于两千多年前的《诗经》。其中，《唐风·蟋蟀》三段借蟋蟀起兴，辟头就唱道：“蟋蟀在堂，岁聿其莫”，告诫人们：蟋蟀已在屋里鸣叫，一岁之末即将来到，要抓紧时间，不能荒废正业。另一篇《豳风·七月》咏道：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，也是借蟋蟀表现时光易逝、寒令将至，农奴们又将为饥寒而愁苦的心态。

《毛诗·草木鸟兽虫鱼疏》曰：“蟋蟀，似蝗而小，正黑有光泽如漆，有角翅，一名蝥，一名蜻蛉，楚人谓之‘王孙’，幽州人谓

之‘促织’，督促之言也，里语曰‘促织鸣，懒妇惊’是也。”

《汉书·王褒传》有“龙兴而致云，蟋蟀俟秋吟”句，唐朝的颜师古注解：“‘蟋蟀’，今之‘促织’也”。

从《诗经》到《汉书》，均足以证明中国人对于蟋蟀认识的历史之悠久。

就目前所见的文字记载来看，关于蟋蟀的赏玩当始于唐朝。五代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说：“每至秋时，宫中妃妾辈，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，置之枕函畔，准备听其声。庶民之家皆效之也。”陈重远先生在《古玩史话与鉴赏》中曾说：“唐代的蚰蚰笼很讲究，手工编造，工艺精湛，特别是皇帝用的金丝笼，小巧玲珑，形状有圆有方有椭圆，精致得很。光绪年间，琉璃厂古玩店从老太监手里买到‘杨贵妃养蚰蚰的金丝笼’，是椭圆形，有底有梁有勾，约五两重的精巧带开窗的小笼。笼底刻有‘天宝’年号和乾隆御题诗文。诗文全句已遗忘，但还记得‘贵妃纤纤启笼窗’之句，古董商以此推断是杨贵妃之遗物。卖了好价钱。”



到了宋朝，赏玩、养斗蟋蟀更因南宋的误国宰相贾似道之爱好而名闻天下。这位权重一时的大官僚甚至编写了二卷《促织经》，至今在养蟋领域内仍然被视为权威著作。《促织经》中说：“自唐帝以来，迄于今，凡公子王孙，富足豪杰，至于庶人，无不雅爱珍重之也。”传说贾似道曾在杭州西湖畔的葛岭造“半闲堂”别墅，专门用以赏玩、养斗蟋蟀。据明人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余》记载：贾似道“日坐葛岭，取旧官人及娼尼，淫戏无昼夜，惟故博徒得阑入，人无敢窥其第者，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，所狎抚其背曰：‘此平章军国重事耶？’”

明清两代，养蟋、斗蟋之风更盛。

明代宣德皇帝朱瞻基玩蟋蟀是出了名的。清人独逸窝退士在《笑笑录》中说：

斗蟋蟀之戏，宣宗最喜之，尝密诏苏州知府进千个。一时语云：“促织瞿瞿叫，宣德皇帝要。”此语至今犹传。苏州卫中武弁，闻尚有以捕蟋比首虏功，得世职者。